



王秋穎藝傳

路匆 虹嵐 著

王秋颖艺传

路 匆 虹 岚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沈阳

王秋颖艺传

Wangqiuying Yizhuan

路匆 虹岚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

字数: 183,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 插页: 4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2,540

责任编辑: 白 瑶

责任校对: 唐惠凡

封面设计: 王亚非

ISBN 7-5313-0153-9/I·141 定价: 2.50元

童年时代的王秋颖
(1936年) 十二岁



王秋颖全家三代人合影
(1983年春节)
铁瑛 摄影





在影片《兵临城下》中饰演胡高参（1964年）
王启民 摄影

在话剧《日出》中饰演
李石清（1956年）
王 珏 摄影



在影片《花好月圆》中
饰演范登高（1957年）
葛维卿 摄影



在话剧《吝啬鬼》中饰演阿巴公（1980年）

王旭 摄影



在影片《甲午风云》中饰演
李鸿章（1959年）

王启民 摄影



在影片《内当家》中饰演
刘金贵（1982年）
陈兴怀 摄影



在沈阳北陵（清昭陵）练功
（1979年） 李道武 摄影

序

李默然

路匆、虹岚二同志，在秋颖艺术生活回忆部分遗稿基础上，经过一年多的研究补充，撰写了这本书，特嘱我作序。鉴于自己文字功力不足，平生又是第一次接受此类重托，真有些忐忑不安。但思及与秋颖同志在革命文艺战线共同奋斗了三十多年的友谊，深感责无旁贷，只好贸然应诺。

一旦真的提起笔来，确是悲喜交加。喜的是在东北终于有了一部反映话剧表演艺术家生平业绩的长篇著作，而且是一本会引起读者深深思索，特别是给年轻的同行们带来极大教益的好书。悲的是我们毕竟失去了一位令人怀念，颇有造诣的话剧、电影表演艺术家。秋颖同志逝世已届二周年了，他那高大的身躯、深邃的双目、对艺术创造严谨刻苦的作风，还时时出现在眼前。现在，提笔为大致刻下了他一生足迹的这本书写序，心情实在难以平静。

秋颖同志幼年失学，文化底子不厚，革命和人民哺育了他，使他成为一个卓有成就的表演艺术家。生前，他又抓紧一切时间，克服疾病缠身的困难，留下了关于表演艺术实践方面的许多宝贵文字材料。可以说，秋颖同志是为党和人民

的戏剧事业付出了全部心血。

秋颖同志在舞台与银幕上，塑造了古今中外诸多有个性的、血肉丰满的、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边外村》中的耿老五爷子、《日出》中的李石清、《甲午风云》中的李鸿章、《兵临城下》中的胡高参，至今留在广大观众的记忆中。特别是他塑造的莫里哀喜剧《吝啬鬼》中的阿巴公，堪称一绝。

秋颖同志在艺术创造中的成就，有什么秘诀吗？没有。他的秘诀就是生活、技巧。

秋颖同志创造艺术形象的基石就是生活。他坚信“生活是创造的源泉”这个经得起考验的论点。因而，无论古、今、中、外、工、农、兵、学、商，亦无论老年、中年、青年、正面、反面人物形象，秋颖同志创造工作的起点皆是“到生活中去寻找依据，吸取营养”。直接的生活，间接的生活，长期养成的积累生活的本领，是他创造成功的根本保证。

读者可以从这本书中看到，秋颖同志对生活的执着追求、热情体验。正因为他始终在这个源泉里吸取营养，他的创造才会有一股生活的热流扑面而来，这股炽热的生活气息，又使他的艺术创造具有一股灼人的热力，感染着，激动着广大观众。

表演艺术家的本领，还在于有高超、娴熟的技巧，鲜明、有力地呈现人物的内在心理活动和复杂细腻的思想情感。否则，再深刻的体验，再丰富的思想感情，观众也是无法感受和触摸到的。秋颖同志的表演技巧，可谓达到了炉火

纯青的地步。他身材高大，但四肢灵巧，年过半百，踢腿尚能过顶。他的面部技巧更令人惊叹，双耳能扇动，面颊肌肉能上下、左右活动，眼皮、眼眉能随意变幻成各种形象。他塑造的李鸿章，广大观众对他那两只令人生厌和反感的大眼皮至今津津乐道，成为人们记忆秋颖同志艺术创造的重大特征。

秋颖同志的语言功力，更是令人钦羨、倾服。他所塑造的几十个人物，在语言处理上各具特色。他根据人物性格处理不同人物的不同语言，有时如“潺潺流水”，有时如“大江奔腾”，有时似“行云浮动”，有时似“铜钟轰鸣”。话剧《边外村》中耿老五爷子、《日出》中李石清、电影《甲午风云》中李鸿章、《兵临城下》中胡高参，这些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身分、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秋颖同志创造得所以栩栩如生，应该说很大程度上借助于他的语言功力之高超。而《吝啬鬼》中的阿巴公，更展示了秋颖同志在语言上多方面的修养与训练。除此之外，他在朗诵艺术上，也堪称一代名流。高尔基的《海燕》、魏巍的《祖国，我回来了》，真是脍炙人口，成了我国朗诵艺术领域少有的保留节目。

秋颖同志作古时，尚未到花甲之年，本来他应该为我国话剧、电影事业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可惜，旧社会的坎坷生活、极左路线给他带来的不幸，特别是“文革”期间遭到的摧残，给他的心灵和肉体都留下了难以医治的创伤。秋颖同志过早的逝世，确是我国话剧、电影事业上的一大损失。

感谢路匆、虹岚二同志，以极大的热情和不懈的努力，完成了秋颖同志以自学成材之例启迪后人的遗愿，为我们做了一件有益的事。

愿这部传记体的演员生活史籍，对推动话剧表演艺术的探讨与研究起到应有的作用。愿秋颖同志艺术创造的宝贵经验有益于年轻的同行。如此，秋颖同志可含笑九泉矣！

目 录

第 一 章	小楼旧事.....	1
第 二 章	童年的梦想.....	15
第 三 章	从柜台到舞台.....	30
第 四 章	第一个主角.....	46
第 五 章	苦乐荣辱之间.....	62
第 六 章	黎明前的星火.....	76
第 七 章	人生从这里起步.....	92
第 八 章	烽火中的日日夜夜.....	108
第 九 章	会师辽北平原.....	126
第 十 章	向银幕腾飞之前.....	140
第十一章	李鸿章与邓世昌.....	156
第十二章	融体验体现于一炉.....	171
第十三章	茫茫的南大荒.....	191
第十四章	文艺世家小史.....	205
第十五章	探索生活的大海.....	223
第十六章	没有走完的道路.....	250
	王秋颖艺术创作情况.....	274
	昭陵绿返君难觅——代《跋》.....	279

第一章 小楼旧事

一条坎坷不平的斜坡窄路，从街绿树空隙中闪出的巷口向东南延伸上去。这是沿着一带丘陵地势自然形成的古老横巷，巷内沙石裸露，车辙水沟衬托着两旁低矮错落的简陋房屋，处处残留着宽城子（长春旧名）时代的历史痕迹，与巷外高楼栉比、明朗坦阔的长春七马路市容很不相称。当你走到 T 字形的窄路中段，仰视斜坡最高处，会突然发现，有一幢旧式二层小灰楼，十分显眼地兀立在小巷的尽头。这里，就是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著名话剧、电影表演艺术家王秋颖小时候居住过的地方。

这幢小楼结构虽然简单，却也有些特点。楼房上下十四间，“倒坐观音”，向北开门，南面临窗，木板楼梯通着雕饰朴素的走廊，可以居高临下，凭栏远眺。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小楼轮廓依然，但已几易其主，楼史无从考查。只有南墙上那个黑红斑驳的草体大“福”字，还在风雨剥蚀的漫长岁月中，依稀默记着王秋颖童年的旧事。

小楼的第一位主人王耀兴，祖籍天津城西杨柳青，从父

辈起始，出关谋生，在宽城子落户。王耀兴原是工人出身，半路上经商发家，买地皮修建了这幢楼房，除自宅占用外，还招了几家房户，按月收租，当了这小巷里首屈一指的房东。

据说，在盖楼的那年，曾经出现过一种“不吉利”的兆头，安梁立柱之日，点燃两挂红鞭，全是“臭药”，一声也没响。事后，街坊四邻纷纷议论，认为十有八九是“人丁不旺”。王耀兴却不大在意，他心里明白，妻子生理上有病，婚后多年不孕，算命打卦，没有生儿养女的指望了。已故的胞兄王耀云，留下四个儿子，王耀兴有心过继一个侄子为嗣，将来也好支撑门户、继承家业，但他拗不过当家理财、内外有功的妻子。她另有一番考虑，自己不能生育，莫如抱养个儿子，从小拉扯，培养感情，供他念书上进，成家立业，日后一样“得济”，也许比过继的儿子还要孝顺。就这样，夫妻俩拿定主意，留心寻访，终于在冰天雪地的一九二八年腊月间，不知从什么地方抱回来一个刚刚三岁、正在吃奶的男孩。进门不久，就在王氏家族中排行，起了个学名叫王永海。

关于王耀兴家添人进口的消息，小巷里的人们又悄悄地议论了一阵。有些好事的女人，总想从抱来的这个孩子身上猜测到一些怕见人的秘密，当作她们串门时互相开心的话柄。可是，她们枉费了心机，找不到半点可供编造“笑话”的依据。她们更没有想到，这个来历模糊、身世凄凉的王家养子，就是十五年后在话剧《第二代》中扮演老医生、一举轰动东北剧坛的王秋颖。

王秋颖——这个永远不知道生身父母是什么模样的三岁娃娃，从风雪中来到这陌生的小楼，在养母王朱氏的怀抱中得到了人世间的温暖。养母对他的疼爱胜过亲生骨肉，真是怕冷怕热，当成宝贝爱护。王朱氏迷信宿命，心里始终忘不掉盖楼那年放“哑巴鞭”的情景，唯恐抱来的儿子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孩子稍微有点毛病，她就坐卧不宁，东一头，西一脑，求医问卜，烧香拜佛。她把未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孩子身上，盼望他长命百岁，有福气，有出息，能在王氏门中给她这做母亲的撑腰长脸，成为养老送终的依靠。

旧社会有句俗语：“一福压百祸。”王家小楼南墙上那个黑地红边、灰砂起凸的大“福”字，就是这位母亲为了儿子的“福寿双全”，特请匠人精心塑造的。此外，王朱氏还在阴历四月十八日，抱着儿子到吉林北山娘娘庙会磕头许愿，祈求“送子娘娘”保佑儿子没病没灾，太太平平地长大成人。天下父母，情同此心。一个生育上陷于绝望境地的女人，她的内心是如何的孤独寂寞！养子的幼小生命之火，燃起了母亲追求生活与希望的热情，哪怕这幸福的时光是短暂的，她也会感到现实的最大安慰和满足了。

在王秋颖进私塾启蒙读书的时候，东三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九三二年二月末起，清逊帝爱新觉罗·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打着“东北独立”的旗号，出任“新国家执政”，建都长春，改名“新京”，挂起了五色“满洲国旗”，把祖国东北的大好河山变成了殖民地，三千万同胞开始了染满血泪的苦难生活。

大人在背地里嘱咐孩子们：“从今往后不许说是‘中国人’了，要说是‘满洲国人’。”溥仪登极当了“皇帝”以后，长春成了日本人的天下，穿黑色制服戴黑色帽子的日本警察，背着手枪，挎着洋刀，满街横行，见了中国人，非打即骂，任意侮辱。在家里，大人们只要说一声“黑帽子来了”，再淘气的孩子也不敢哭闹，都会老老实实在地听话顺从了。

阴森可怕的环境，在王秋颖幼小的心灵中蒙上了暗影，虽然他还没有明确的民族意识，闹不清“亡国奴”的真正涵义，可是，从大人们日常的忧虑和叹息中，他也感到了失去中国人的自由和尊严的悲哀。当他穿过警察宪兵横冲直撞的街道，放学回到小灰楼的时候，常常一头扑在养母的怀里，半哭半笑地默默享受着家庭与母爱的欢乐。已经是八岁的小学生了，夜晚他还习惯地摸着养母的奶头睡觉。难怪他这样撒娇依恋，在这天昏地暗、充满死亡恐怖的沦陷区世界，除了从小哺育他渐渐长大的养母之外，还有谁是保护他疼爱他的亲人呢？

从王秋颖记事的时候起，养父王耀兴就常年在南满铁路医院住院治病。出院后，他独居在楼下的西屋。医生嘱咐他，养病需要绝对的安静。于是，那间屋子就成了王家的“禁区”，除了医药护理、饮食照顾以外，什么人也不许进去。因为没有接近的机会，这位父亲的形象，在王秋颖童年的记忆中只是一个概念的影子，他们之间徒有父子的名义而无语言和感情的交流。在这“福星高照”的小楼主人家里，从未出现过共享天伦之乐的欢洽场面。

不久，王耀兴病情恶化，医治无效，终于离开了人世。这时，九岁的王秋颖正在贪玩，还不能自立。王朱氏只好让侄子王永年帮着料理丧事。王秋颖的叔伯大哥王永年，是个血气方刚、身高力大的汉子，他在脚行“扛大个儿”，举起百十斤的石墩子，身前身后要弄几圈，放回原地，面不改色。王永年办事也很能干，叔父长期卧病，他常来帮助处理一些繁琐的家务，很得叔父的信任。

王家小楼大办丧事，小巷里闹闹哄哄，打破了往日的宁静。王家的亲门近支，都穿上了白布孝衫，头戴白孝帽，还缠着一条白布长带，披到脑后，腰间系了白布带子，后尾还有一截麻绳，鞋上都蒙了白布。

穿孝的人当中，最难受的是王秋颖。套在身上的白大袍长袖子，妨碍了他的活动，他感到从来也没有受过这样的拘束。还有头上戴的那条折叠了几层的白带子，一个劲儿地往后坠脑袋，也使他不能自由自在地蹦蹦跳跳了。他象看热闹似的随着人们出来进去，一切都不大理解，但他的心情和大人一样的沉重。不过，他的感觉并不完全是生离死别带来的悲哀，而是埋藏在内心的一种隐痛，被此情此景触动了。

在父亲刚刚咽气的时候，叔伯大哥王永年就告诉王秋颖快喊，叫他老往西走，上“西天大路”。这时，王秋颖意识到，这是父亲走了，不会再回来了，心里也很难过，禁不住放声哭喊起来：“爸爸，往西走，上西天大路……”就在他反复喊叫这句话的刹那，脑海里忽然闪现了一个念头，他暗自琢磨：死了的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我的亲爸爸？难道他们那些人说的都是假话吗？